

今年恭喜哈尼梯田, 明年看安徽大运河

44项申遗“主力”名单确定 大运河被列入“二号”攻击手 此外, 我省凤阳明中都皇城城墙、寿县城墙上榜



链接:

44项申遗“大部队”前十名

1. 北京中轴线(含北海)(北京市)
2. 大运河(北京市、天津市、河北省、江苏省、浙江省、安徽省、山东省、河南省)
3. 中国白酒老作坊:杏花村汾酒老作坊(山西省汾阳市)、成都水井街酒坊(四川省成都市)、泸州老窖作坊群(四川省泸州市)、古蔺县郎酒老作坊(四川省泸州市)、剑南春酒坊及遗址(四川省绵竹市)、宜宾五粮液老作坊(四川省宜宾市)、红楼梦糟房头老作坊(四川省宜宾市)、射洪县泰安作坊(四川省射洪县)
4. 辽代木构建筑:应县木塔(山西应县)、义县奉国寺大雄殿(辽宁义县)
5. 关圣文化建筑群(山西省运城市)
6. 山陕民居:丁村古建筑群(山西省襄汾县)、党家村古建筑群(陕西省韩城市)
7. 阴山石刻(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)
8. 辽代上京城和祖陵遗址(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)
9. 红山文化遗址:牛河梁遗址(辽宁省朝阳市);红山后遗址、魏家窝铺遗址(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)
10. 中国明清城墙:兴城城墙(辽宁省兴城市)、南京城墙(江苏省南京市)、临海台州府城墙(浙江省临海市)、寿县城墙(安徽省寿县)、凤阳明中都皇城城墙(安徽省凤阳县)、荆州城墙(湖北省荆州市)、襄阳城墙(湖北省襄阳市)、西安城墙(陕西省西安市)

三处“世界遗产”。

隋唐大运河在我省境内属于通济渠,沟通黄河和淮河,流经淮北和宿州两市,全长180公里。大运河申遗中已经确保将安徽重要点段列入,争取淮北濉溪柳孜运河码头遗址、百善隋堤遗址及宿州泗县“活运河”,埇桥区宋代码头等多处文化遗产点项目申报成功。

南京城墙(江苏省南京市)、临海台州府城墙(浙江省临海市)、荆州城墙(湖北省荆州市)、襄阳城墙(湖北省襄阳市)、西安城墙(陕西省西安市)一同“冲刺”世界遗产。

多位“替补队员”: 我省凌家滩、九华山等 都在“虎视眈眈”

昨日下午,记者了解到,国家文物局对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申报实行预备名单制度。而预备名录每隔数年就有调整。同时,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规定,一个国家一年只能申报一项自然遗产和一项文化遗产,申遗需要“排队等机会”。

昨日,据省文物部门介绍,除了大运河以及寿县城墙、凤阳明中都皇城城墙入围“主力”外,我省还具有多位“替补队员”,例如近年来较为火热的凌家滩遗址,还有广为熟知的九华山、六安国王陵、凤阳明皇陵……也有不为人熟悉的匈奴后裔聚居南溪古寨、钟离古国、屯溪老街……

目前,这些项目都在推进申报遗产工作。

6月22日,红河哈尼梯田文化景观成为中国第45项世界遗产。昨日,记者从文物部门获悉,我国已确定了44项申遗“大部队”,未来10年,他们将在世界申遗的道路上“厮杀”。其中,大运河最终被名列“二号”攻击手。此外,我省凤阳明中都皇城城墙、寿县城墙上榜。

星级记者 俞宝强

45处安徽占2处: 大运河安徽段 有望坐上“第三把交椅”

截至目前,中国已有45处世界遗产。我省目前有2处,1990年,我省黄山申报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,2000年西递宏村申报世界文化遗产。

正在加紧步伐追赶“世遗”目标的大运河,跨越北京、天津、河北、山东、江苏、浙江、河南、安徽8个省、直辖市。这么多年,大运河一直“奔跑”在“申遗”的路上。作为“主力军”的安徽段,也一直努力着。昨日,记者从省文物局获悉,大运河安徽段将在2014年正式“申遗”,并有望申报成功,或将成为我省第

古城墙正冲刺: 代表安徽 在世界申遗战场上“厮杀”

昨日,记者从省文物局获得的名单中,经过对比记者发现,更新后的名单共44项,涉及28个省、市、自治区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,比2006年12月公布名单的35项增加9项。名单中有15个项目涉及多个县市的遗产,比如“大运河”涉及8个省市,“中国白酒老作坊”涉及8个县市,“江南水乡古镇”涉及10个县市,“中国明清城墙”涉及8个县市,“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”涉及的省、自治区及市、县最多,达15个。其中,在我省新增了“中国明清城墙”一大项,我省寿县城墙、凤阳明中都皇城城墙被“纳入”,与兴城城墙(辽宁省兴城市)、

“人生最好的年华,都荒废在毒品中”

时过境迁,涉毒服刑人员讲述昔日疯狂“毒”事

毒品,曾将他们抛上虚幻的云端,也让他们跌入犯罪的深渊。在6·26国际禁毒日即将到来之际,记者走进安徽省宿州监狱,见证涉毒服刑人员与亲属的团圆时刻,倾听他们的心声。



面对家人,一名涉毒服刑人员心中充满悔恨

“戒了十几次,熬不过心瘾”

6月22日,宿州监狱的会见室内,不时传出或高或低的哭泣声,16位涉毒服刑人员代表与28位亲属终于迎来了长达数小时的欢聚时光。

“前前后后戒了十几次毒,却熬不过心瘾,一次次复吸。”40岁王宇(化名)说起这

些忍不住叹气。

作为家里唯一的男孩,他从小受尽父母和姐姐们的宠爱和呵护。1992年,桀骜不驯的他一心想创业,遂辞去工作,先后开过游戏机室、跑过运输、开过饭店。

随着经济的宽裕和一些损友的影响,1996年,23岁的他走上了吸毒的道路。每一次吸完,内心的负罪感让他暗暗下决心:

吸完这一次,下一次再也不吸了,但每一次他都没能熬过心瘾。

“每天最少要花费200元毒资,多的话一天要上千元。”他说,最疯狂的时候,他一天要花两三百元吸毒,“除了吃饭、睡觉,一直不停地吸毒。”2002年,他走上了以贩卖吸毒的道路。

2005年,王宇因为走私毒品罪被判处

无期徒刑,如今经过两次减刑,他还剩下13年半的刑期。他说,“我想以我的经历,奉劝社会上的人别沾染毒品,千万别步我的后尘。”

“见面就问搞了多少货”

43岁的李浩(化名)说,如果时光倒流,他宁愿忍受穷困,也不会带着妻子走上贩毒的不归路。“上世纪90年代时,我老家那儿贩毒风气比较重,人们之间见面打招呼,不问吃了没,而是问搞了多少货。”

看到别人渐渐富裕,自己却仍然穷困潦倒,内心的天平终于倾斜了。1998年,28岁的他带着妻子也干起这一行。很快,丰厚的利润淹没了理智,他和妻子走上了“专职”贩毒的道路。

2005年,因为贩毒,他和妻子双双被判处无期徒刑,如今获得两次减刑机会的他还剩下9年多的刑期。“我人生最好的年华,都荒废在毒品中。”每当想起因为毒品而不能侍奉双亲,无法见证子女成长,甚至让善良的妻子也卷入其中,他悔恨不已。

前不久,李浩的妻子因病去世,如今的他仍沉浸在悲痛中,“都怪我,一念之差连累了她。” 尤仁祥 侯望斌 记者 马冰璐/文 黄洋洋/图